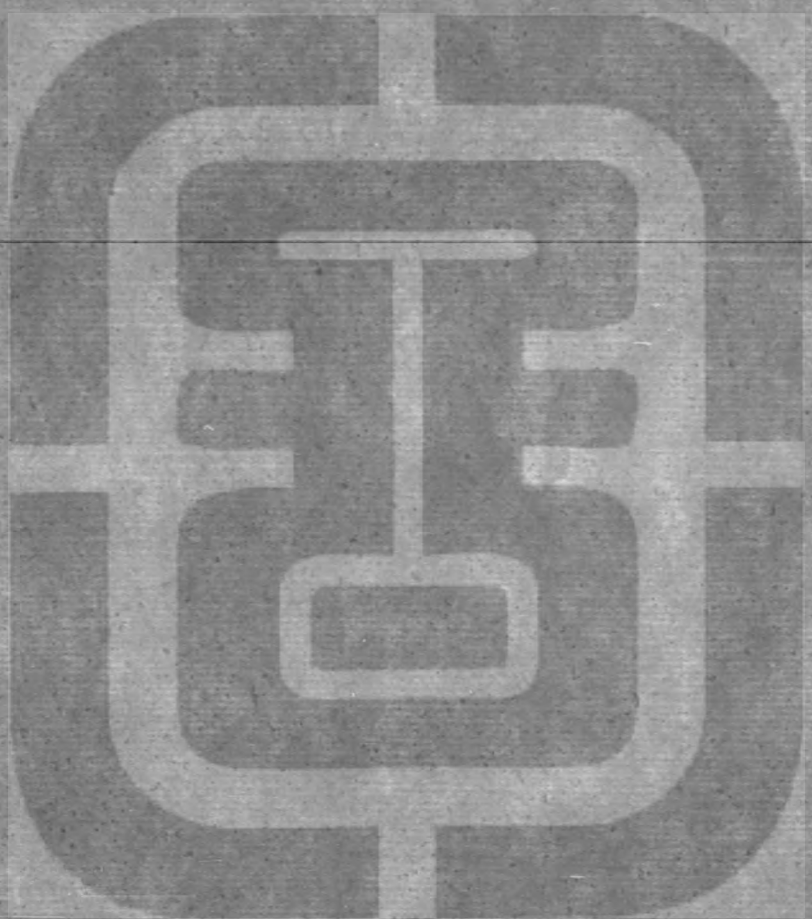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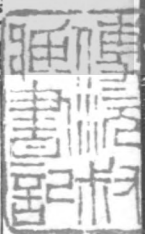


7



履齋示兒編卷之三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明滎陽潘膺祉方凱父校

經說

詩章句對耦

章句始於詩對耦亦始於詩故三言若深則厲
之類四言若關關雎鳩之類五言若于嗟乎騶
虞六言若狂童之狂也且七言若遭我乎狁之
間兮八言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以後世由

示兒編 卷之三
三言至七言皆自此始如觀閔既多受侮不少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發彼小豨殪此大兕豈不
爾受既其女遷念子燥燥視我邁邁之句無一
字非的對則世之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得非
又發端於是與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遙歿相州名陸機云
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
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按地志相

州屬河北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能拱
而人立其有禮之體如此詩人蓋取譬焉毛氏
以相爲視信如毛說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
可喻禮何取於鼠哉或謂相州當平聲呼非也
世言相纈亦有所本陳無已詩云相州紅纈鄂
州花相字可平音呼哉東坡指掌圖亦云河亶
甲居相卽今相州是也

凱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示兒編 卷之三
猶不能安其室當以之母屬下猶不能安其室
爲句如經云之子于歸莊子云之人也之德也
之二蟲又何知之類

黃鳥

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實異小大殊也如黃鳥于
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睨睨黃鳥載好其音鶯
也詩人取其善鳴者也如交交黃鳥止于棘于
桑于楚者黃雀也詩人言其交交而集于楚棘
者衆多也如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我梁我黍亦

黃雀也蓋啄其粟與梁黍正今人稻粱熟時黃
雀羣集于田壠以啄爲人所羅所逐者正謂此
耳毛氏陸氏謂黃鶯一名搏黍能搏黍則亦當
是黃雀况黍熟於七八月之間亦無復有鶯矣

搗兔

古語有曰搗無舌兔無脾人皆疑焉嘗以搗羽
兔爰二詩推之信其有證蓋聲出乎舌搗之爲
禽無舌則無聲也故詩人以搗羽刺君子不從
征役不得養其親而無舌以訴其情也脾屬土

示兒編 卷之三
土主信兔之爲獸無脾則無信也故詩人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而無脾以表其信也

鷺斯

小弁弁彼鷺斯孔謂此鳥名鷺而云斯者語辭其說誠有據及攷董氏則信爾雅禽經師曠以二字爲名李适中則又信楊子以二字爲名曾不思詩人以斯爲語助者多矣如彼何人斯哀我人斯湛湛露斯彼旃旒斯恩斯勤斯鷺子之閔斯以詛爾斯天難忱斯無射於人斯類皆云

然何董李獨信諸子百家而不信經耶借曰詩亦有以螽斯名虫然七月云斯螽其實一物容可以一切已前之語辭者顛倒其文而均指爲物名乎不然此篇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二字爲柳鹿名可乎

公山居諸
柏舟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日月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予謂孟子注諸海求諸遠左氏拘諸

原免諸國此諸訓於也而韻釋於字亦訓居也
諸猶於也於猶居也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
其軌度獨仁人不遇於頃公莊姜不見荅於莊
公此二詩所以自傷而作也孔皆以爲助語脫
或讀作何居之居則可如本字讀則不可毛並
謂之乎以乎字釋諸則是以釋居字義似不通
韓文公爲爾惜居諸之句誠有味當求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舊音挈非當作契合之
誓言矣

衡門

衡門一篇誘掖其君之詩也凡誘掖之說必使
之心競而力爭蓋自卑者抗之使高自惰者激
之使勤自退者揚之使進自用者恢之使大如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所謂懦而有立志者也
說者謂衡門雖小可以棲遲泌水非廣可以樂
饑食不必魴鯉娶不必姜子非也此詩三章首

示身編 卷之三 五
章言可以棲遲可以樂饑先發其端也中末二
章言食必魴鯉娶必姜子者次陳其說也若曰
衡門可棲遲泌水可樂饑則何以食魚者必須
魴鯉之美味娶妻者必須姜子之大姓則知前
曰可者真不可也後曰必者不得不必也此乃
見其君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說
此詩者歿於語下則失之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者也當以親迎二字爲句

七月兼夏周正

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
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於農事乃
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
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
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五月不

日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侯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勸蠶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萋蓋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常棣

常棣常字諸家並無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其四章曰兄弟闕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陸音務如字鄭曰務

侮也爾雅釋言亦云侮也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詩曰兄弟闕於牆外禦其侮韓詩外傳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兄弟讒閱侮人百里比毛詩以務爲侮其義明甚戎字叶韻當作成成亦禦也

鼃勉

鼃勉從事者鼃鼃屬也蝸氏掌去鼃鼃注謂鼃爲蝸鼃耿鼃也蝸與耿鼃尤怒鳴退之雜詩蛙

龜鳴無謂閣閣祗亂人卽其虫也蛙龜之行勉
強自力故曰龜勉如猶之爲獸其行趨起故曰
猶豫

南山有臺

賢才不在野則聚於朝勢也亦理也南山北山
皆賢者昔日窮處之地今徒見其有臺萊之草
菜楊杞李栲柎枸庾之木盛多如此而無一賢
之遺逸於其間故作南山有臺之詩而序則曰
樂得賢也五章反復詠歎而美之皆是意也非
謂山之有草木喻國之有賢人衆多也

天保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陸音下下俱戶嫁反非上
下字依舊音下下字亥雅反

思齊

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無其說釋者無所攷信
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刑於大姒之本意齊
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於寡
妻故大姒旣思有以同於大任又思有以順

謂媚

訓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大任思媚
周姜

下武

下武繼文也下者猶言不上也不上武則是下
其武事以繼文德此武王之本心其或用武蓋
不得已耳卽非右武之君故曰一戎衣天下大
定示天下弗復用也不然篇名下武而此詩未
始一言及武詩人之作蓋有深意

周禮六官

成王作周官見之於書自三公三孤之外有六
卿分職率屬各有司存未嘗以象天地四時今
攷周禮無所謂三公三孤借曰旣載之書不必
贅可也而書謂冢宰掌邦治此乃以爲天官况
天事多在春官而臣不可稱天乎司徒掌邦教
此乃以爲地官况地事本主於司空而司徒可
稱地乎以宗伯掌禮之官而曰春官春主生物
而屬仁反主禮乎以司馬掌兵之官而曰夏官
夏物盛而方長反主兵乎惟以司寇掌刑爲秋

官可矣至以司空掌工爲冬官豈理也哉設若成王果以象天地四時則書必載之書所不載則亦無是事也以周官之言質周禮之六官相戾如此信乎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

八柄

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夫八柄之法先叙賞而後論罰賞多而罰少蓋爵祿予置生者賞之柄也奪廢誅者罰之柄也賞先而多罰後而少周家忠厚不在茲乎

宮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句廟中則執燭言有王祭祀之事宮正則爲王蹕於宮中祭於廟中則王執燭之役焉蓋廟中不蹕也

宗伯獨不垂法於象魏

周禮一書其載制度紀綱庶事備自昔論者皆以爲六官之所掌無一或闕也然以今考之則惟五官垂法於象魏而宗伯獨略於是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治教政刑事均曰象者實畫所

用兵具之象於魏闕也其闕之上既可垂又可
歛使萬民而觀者必有具之可指焉凡可以隨
其治具而圖寫之特其治之粗迹耳若夫宗伯
不布法非略也不容以象言也亦不容以粗迹
著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以和邦國以諧萬民
進退揖遜之儀冠婚喪祭之用班朝治軍之式
蒞官行法之制防民爲亂禁民爲非蓋舍此孰
能使之然也故天下之人日用常行而不可須
臾離曾何待於有司之詔告而可以一象魏盡
之哉

侯服

職方氏辯九州之圖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按孔安國以謂斥侯孔穎達以謂
侯聲近侯且曰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見
禹貢解其發明多矣故附于此

園廛二十而一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

示兒編 卷之三 十一
漆林之征三十而五說者以爲田稅非也竊詳
鄭康成謂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鄭已
得其說而未盡蓋在國之園廛旣二十而一如
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園廛自近而遠雖漸增
亦不過乎十二讀禮者當自近郊至縣都以上
皆承上園廛之文而求之不然漆林之征何以
止於二十而五也

載師閭師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
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
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責一何
或重或輕耶載師之法掌士大夫受地之賦而
閭師之法掌庶民受田之賦者也夫所謂不毛
不耕無職事者蓋士大夫有分地而縱其民游
惰未作故罰其受地之人也重士大夫受地旣
多則其責也不得不重夫所謂無職不畜不畊
不樹不蠶不績者蓋庶民受井田而或至於惰

游廢畊故責其受田之人也輕民受百畝則其責也不得不輕

脫字

按地官廛人之後有胥師釋文亦有胥師而正經止曰胥當是脫字

司險

司險肆夏官司馬又儕於司固司疆蓋周公謹固封守之職也是以五溝者設壕塹五重以捍患防盜也五塗者卽壕上爲五路以通車徒兵

馬也鄭康成乃以五溝爲遂溝洫澮川五塗爲徑畛涂道路是指爲田畝則失其旨

萍氏

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沈溺於酒也

履齋示兒編卷之三終

履齋示兒編卷之四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明滎陽潘膺祉方凱父校

經說

禮記餽餘不祭

或人有問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而時人多祭之何也曰胡不以禮經上文觀之上文自餽餘不祭而後繼之以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二句所謂餽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卑而父與夫亦不

示兒錄 卷之四
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則非食物之
餘焉有不祭者乎

歿曰嬪

曲禮下生日妻歿曰嬪按下文有曰天子有后
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曰天子有夫
人有嬪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堯典曰嬪於虞
大雅云曰嬪于京天官七日嬪嬪化治絲枲內
宰以陰禮教九嬪又贊九嬪之禮事又九嬪掌
婦學之法教九御昭公三年君若不弃敝邑而
辱使董振擇之以脩嬪嬪爾雅婚姻云嬪婦也
徧閱羣經皆以生爲嬪獨此以歿爲嬪而一篇
之中自相背馳信乎漢儒之說雜之

舞斯下脫六字

舞斯下脫蹈矣人悲則斯六字當作人喜則斯
陶陶斯咏咏斯尤尤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
愠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蓋自喜而
至蹈凡六變自悲而至踊亦六變所謂孺子慕
者乃在於此豈有喜與悲之情混者乎

子之哭也壹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觀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讀禮者當以哭也壹爲句似重有憂者宜屬下句按下文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是死者三人其哭之聲壹而不雜聖人所以問之蓋知其憂之甚也今洪慶善注昌黎元和聖德詩云一似堯禹輒引禮記一似重有憂者爲釋且謂退之作文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誠是也而以此一似字指爲黃魯直之所取在是吾恐聖經不如是之膚淺也

聖人之葬人與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絕句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此與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同此句法見仲尼燕居

爾以人之母嘗巧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鄭氏於豈不得以釋之又改以爲巳字隔其母以嘗巧者乎於下句旣不可讀又不可說當依方氏作一句爲是又免改字之患下母字舊音無亦非

千里之外曰采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當作蔡蔡叔之蔡此綏服之制內外皆千里也

鷹化爲鳩

月令於仲春言鷹化爲鳩蓋喜其能變不仁之心也如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爵羅周禮司裘注亦云仲秋鳩化爲鷹而月令於仲秋當言而不言者嫌其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

養老於學

內則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四代之養老必於學何也蓋人君之於養老所以教天下

示身編 卷之四
之孝也爲人子止於孝而父子有親者人倫之始也孟子曰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者其謂此夫然則於此而養老豈不得其所哉祭義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卽是而觀古之聖人莫不於此爲重所以治効如此其盛

燕居閒居

或者謂禮記名篇既有仲尼燕居又有孔子閒居無乃贅乎答曰鄭氏不云乎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避人曰閒居王昇亦云退朝曰燕退燕曰閒孔子可以卽安故次之以燕居閒居

毫釐

經解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漢東方朔傳引易失之毫釐按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正敏遜齋閒覽曰歐陽永叔作傳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之句恠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緯之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則又與顏師古之說小異及攷字書毫釐當用釐字而太史公用釐者借而用之也世用毫釐絲忽者皆假釐字用之說文釐福也理也釐牛尾也十毫曰釐而前漢五行志曰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釐師古曰凡言釐者毛之彊曲者志用釐字而師古注用釐字則知釐釐二字通用久矣

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場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因方氏誤指爲燕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云者戒之甚也蓋取其澡身浴德常加之意故有日新而又新之義抑嘗觀諸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謂之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春秋書法

春秋之辭簡而嚴春秋之旨婉而微然所書大
約有三斷自隱公而下訖于獲麟首王而繫月
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先王人而黜諸侯
先諸侯而黜大夫以明天下之分內其國而外
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仰觀天
下之災異俯察人事之善惡褒貶予奪一歸乎
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

春秋用周正

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必
用周正周正以建子爲首歲在夏爲十一月不
得四時之正惟取其一陽生之月而已若建寅
則便於民事故堯典所尚則夏正誠萬世不易
之典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
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位而不敢自專殆不然
也且以僖公五年書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觀之
實夏之十一月也使屬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
以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觀之實夏之五月

也使屬夏之秋麥尚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
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若非周之春
冬冰霜何足爲災乎文公二年自十有一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若非周之秋不雨何足爲傷乎由是而言則
知春秋之用周時無疑矣且周公周之冢宰改
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春秋反
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尚何以律
它人乎益知夫子修周公之法豈苟作云乎哉

矢魚觀社

隱公矢魚于棠

五年

莊公如齊觀社

二十二年

春秋皆

書云譏其舉動之非也矢者射也夫矢魚乃有
司之事於已所不當射而射齊社乃他國之事
於我所不當觀而觀二者胥失之春秋書以示
貶益知人君不當親舉者也

家父求車

威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使音䟽吏
切言使者私有求於魯卽非致天子之命致天

子之命則不得謂之求故春秋書家父而加天
王使於其上以貶之謂既爲天王之使而來則
不當私有所求也

儉德之共

左氏莊公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御孫
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按司馬
溫公訓儉文援此語而申之曰共同也乃作共
後漢翟酺上疏曰儉德之恭直作恭今詳杜預
以不丹楹刻楸爲共之說則讀爲恭者非况陸

氏無音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子嘗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蓋君子處世之法不可苟也聖人於甯武子取
其得智愚之道於蘧伯玉取其得仕卷之理至
於史魚則一之以直而已矣夫邦有道直可也
邦無道而直豈不速其禍哉危行言孫足矣今
洩冶之諫陳靈公斥之以宣淫之醜指之以公
卿之惡其言無隱可使人畏可使人愧然訖不

能回靈公荒淫之心者蓋當無道之時不能雍容開陳引其君於當道必欲軒然以直鳴是所以殺其身而已矣夫子於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書陳以其君與二卿同殺之也書大夫言其刑不當上及而自取之也稱洩冶則咎其以訐直殺身也殺諫臣者必亾其國所以有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禍

稅畝丘甲田賦

宣公之初稅畝

十五年

譏其始什二而稅也成公

之作丘甲

元年

譏其賦增四分之一也哀公之用

田賦

十二年

譏其既什二而稅其田又什二而斂

其十也

一說用田賦者田以足食賦以出兵使田出賦民何以堪乎

築囿

宣公之十三年夏築蛇淵囿以游觀而勞民也成公之十八年八月築鹿囿以養獸而勞民也昭公之九年冬築郎囿以遠築而勞民也魯侯不道既煩其役又非其時斯三者皆貶之故曰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見易象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自易春秋自春秋初無與於禮而宣子乃云耳何耶蓋禮之爲禮也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數者不失其所卽周禮之所在也故繫辭有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易象之體也孟子有之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體也惟其辨尊卑別貴賤正君臣定名分舉不外此孰謂周禮

而非易象春秋耶且言偃嘗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亦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皆是義也豈非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不云乎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其易固可以知其禮况坤乾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

實如斯而已因觀易以知禮則觀春秋可知矣
行李

襄公八年不使一人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一
人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陸音一人古賀反一本作
介按李文正資暇集云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別
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寃意理注云行李使
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
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使岑山下
人人下子則岑與李相近乃知杜之說是而讀
非僖公七年曰行李之役共其乏困昭公十三
年又云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既謂爲行李之役
又謂爲行理之命則是行使無疑也但理李字
異讀管子五行篇黃帝待后土而辯于北方故
使爲李又曰冬季也注云李獄官也益知古者
多以李爲理矣

宰木

左氏傳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穀梁傳作子之冢木已拱矣公羊傳作宰上之木拱矣注曰宰冢也合三傳而求之左氏曰墓卽穀梁曰冢也冢宰字相近公羊乃譌而爲宰注則又譌以傳譌

論語總說

論語一書凡稱子曰者與弟子答問之辭也稱孔子對曰者皆荅君之辭也荅異邦之君亦然蓋示其敬也於昭公定公哀公不稱其國於齊景公衛靈公則稱之者蓋夫子魯人也以示其

莫非臣也其爲敬君莫大焉至如孔門之高弟莫顏子若也其書尚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師也以及至於羣弟子則稱名於子產蘧伯玉則稱字又別其非同門之友矣

作經本末

聖賢之書豈苟作云乎哉嘗觀論語顛末夫豈無他說斷斷乎首以學名篇以學而時習之冠于首而必終之以堯曰者謂學者必以聖王爲

師而聖王則莫克若故也是以荀卿之書首標以勸學首發端以學不可以已而以堯問之篇終之楊雄之書亦首名以學行首發端以學行之上也而必以唐矣一言終之蓋有望於後之君子復古云

三年無改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觀人子之所爲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志者如何其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者如何若觀以三年之久不改于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貧而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較之史記仲尼弟子傳後漢東平王論皆曰貧而樂道

示兒編 卷之四
多一道字必是脫文

從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字無音或作縱字非也當以從心所欲爲矩

視其所以

所以者其意也楊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觀其從迹中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攻乎異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履齋示兒編卷之四終

履齋示兒編卷之五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明滎陽潘膺祉方凱父校

經說

論語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既往不咎按哀公患三桓

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公遇孟武伯問曰余及

死乎三問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哀公二十

年則哀公懷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彊故假

古人弗用命則戮于社之意 甘誓

以問焉宰我

謂周人以粟使民戰粟勸之以誅也聖人警之

以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三語謂三

相自宣公以來至於今勢偏公室積威五世莫

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

昭公二十三年季平

哀公苟知自治則三

子作亂昭公奔齊

禍自息無事於誅也

不以其道得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至 不去也蓋富貴

人之大欲存焉善處富貴者必以其道苟不以

其道而得處富貴則不處之也貧賤人之大惡

存焉善去貧賤者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得

去貧賤則不去之也

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謂

偏也偏則過之所由起也觀吾有偏而不正之

處於此乎識之則過不得著見矣非仁者能之

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

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

孰謂微生高直

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儒泥於孰謂微生高直之句乃解乞諸其鄰爲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嗚呼聖人之意決不如是故曰孰謂微生高爲直情徑行之直

先難後獲

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此章救樊遲之失也自其學稼學圃觀之則遲避害趨利之心勝故夫子於問仁則對以先難後獲問崇德則對以先事後得蓋抑其利欲之心而勉之義理當爲之事苟能先義後利非仁者之用心乎

南子

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

子

仲尼弟子侍

以愚觀之必非衛之南子蓋嘗攻家

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

顏刻字子驕史記作顏高

衛靈公

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駮乘使孔

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

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耻為靈公

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類哉又且六經

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文不知子長

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

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

以中牟畔子路不欲之往而夫子有豈匏瓜之

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

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畔

遂奔齊十三年費人畔南氏即南蒯也

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

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

也

杜預曰張強也

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此夫子所

以見之將以助

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

其必非見衛之函

寸而見魯之南子也昭昭矣

民鮮久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中

庸之德其極至難能之事斯民之所日用常行

者也然行之者能暫而不能久故曰民鮮久矣
老彭

竊比於我老彭按大有卦匪其彭陸音步郎反
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者音旁旁
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老子古之
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比嘗攷諸曾子問有記
孔子聞諸老聃者屢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
老聃此誠孔子欲自附於老子之側之驗也舊
說以老彭爲彭祖然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
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

束修

漢儒說自行束修以上皆以十段脯爲束修蓋
因禮記束修之問不出竟及束修一大以誤之
也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
薦伏誼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
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
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薦傳吾
自束修以求爲人臣不陷於不孝爲人子不陷

於不孝注云束修謂束帶修飭此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飭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修飭爲正如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太守薦劉歆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聞韶

人皆以聞韶不知肉味爲喜之之詞吾獨以爲怒之之辭何也曰食旨不甘者悲而不知也曰發憤忘食者怒而不知也曰在齊聞韶者亦怒而不知也未聞有人喜而不知者矣蓋韶帝樂也齊侯國也夫子在齊忽聞侯國僭作帝樂又至三月之久是以怒而不知肉味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怒辭而何

一說以子在齊絕句韓退之改三月爲音字亦

穿鑿

聞韶三月絕句

文莫吾猶人也

樂肇曰按燕齊之間謂勉強爲文莫今語猶然
肇深於論語此說必有所授杜詩有人拚野鶴
同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遮莫二字殆不可曉
嚴有翼以儘教之說發明之其旨遠顯予喜其
文相若故併有取焉耳

草堂詩箋云
遮音之夜反

無間然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間隙也猶玷缺也孔子謂
禹之所爲我無以見其玷缺之可議也由其菲
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言之似儉不中禮也由其
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言之則
誠無玷缺之可議是以始終言其無間然矣

食不厭精

厭讀如厭飫之厭言食與膾雖精而細亦不厭
飫而食之蓋夫子嘗曰食無求飽又曰謀道不
謀食故知其於精細猶不求其厭飫况饘餲
敗臭惡失飪則不食也必矣

先進後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至吾從先進先進指三代而

上後進指三代而下也謂三代而上教行俗美而禮樂達天下雖野人亦能之况君子乎三代而下政異俗殊而禮樂有壞闕惟君子能之野人則莫之能行也所以夫子必欲從三代之盛時也

皆不及門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至

子游子夏門非門庭之

門乃門目之

也夫子歎其從陳蔡之徒其同患

難如

小景首領以沒皆不及門目之

側無以表於後世是有遺恨也可不念歟遂舉四科之目以歸於顏閔而下十人焉

子樂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是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胃中之病而為是言則子樂當作子曰聲之誤也曰悅聲相近寫者既悞以為悅又轉悅為樂故也既以由也

示所錄 卷之五 九
爲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論篤是與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吾與
點也之與論其篤厚則所與者君子之人乎色
莊之人乎君子則躬行者色莊則色厲而內荏
者

不可則止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以道格
君心之非則無復有發於政害於事者此所謂

不可則止也

忠告而善道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
辱焉言忠告卽不可則止也言善道之卽毋自
辱焉也自非自取自求之自乃訓從也凡有不
可處卽止之豈非忠告乎毋從取辱之事以導
之豈非善道之乎何謂從耻辱之事以導之凡
非禮非義之事一或導之則辱身也不忠不孝
之事一或導之則辱君親也旣辱身又辱君親

示身錄 卷之五 九
非朋友之罪而誰罪

必也狂狷乎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此章嘆無中道之可與也聖
門之學不容有一偏之失太過之偏流爲狂不
及之偏流爲狷故子張之病在太過子夏之病
在不及聖人皆稱其偏以拒之焉有狂狷而尚
與之者乎乃知此言乎者疑辭也疑則不與可
知與狂者乎則狂者進取卽太過也與狷者乎
則狷者有所不爲卽不及也中道安在哉聖人
深歎無中之可與故發是言也

禹稷躬稼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初夫子雖不之
答終也必曰君子哉若人且禹盡力於溝洫而
有天下則然矣稷播種百穀不過一諸侯耳而
云有天下何哉得非積功累仁至文武而興乎

桓公殺公子糾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

未仁乎 至 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

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至 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也政令

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 齊地 公子糾奔魯公孫無

知弑襄公齊人弑無知大夫高偃先有以陰召

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取

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實

納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

白入於齊 左氏誤多子字公殺皆無子字是也 何稱糾而不稱子

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

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

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

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糾蓋子糾兄

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

嘗為子糾之傅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

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讐桓公而得相之

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為兄子糾為弟

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

反國遂誤之晦庵又附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十二年公孫無知弑襄公而自立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高偃立之爲桓公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驥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爲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爲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矣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

仲尼篇

伊川之

說誠爲誤矣

鄉原

鄉原德之賊晦庵先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之爲言慤也愿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合汚所謂鄉原卽推原人之情意隨波逐流佞僞馳騁苟合求媚於世故曰一鄉之原人是以爲德之賊也司馬溫公解揚子賊仁近鄉原謂所至之鄉狗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其說盡之履齋示兒編卷之五終

履齋示兒編卷之六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明滎陽潘膺祉方凱父校

經說

作者七人

藝苑雌黃記作者七人不取包氏鄭氏之說固是獨取王弼之說亦非至謂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此說亦不敢從予謂雌黃未可信也作

卽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所言蓋有所本此而不從將焉從哉嘗讀易大傳見夫伏羲之畫八卦無非具天地人物之理而神農於耒耜則取諸益日中爲市則取諸噬嗑與黃帝堯舜衣裳之制凡舟楫杵臼弧矢宮室之制皆天理人事之不可廢者是以夫子推其所從始而云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豈無謂歟後乎堯舜而九疇之義未著於是夏后氏作而叙九疇後乎禹而夏桀之惡方熾於是殷湯氏作而伐夏弔民此賢聖之君六七作要皆開端創始者之爲也信乎孔子之言作者爲萬世之公論而伊川之取作者之名爲萬世之至當云

友便辟

按前漢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正引此語嬖字從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同則辟讀爲寵嬖之嬖亦通舊音婢亦切

其爲東周乎

子見編 卷之六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
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
爲東周之衰乎揚子雲擬論語直謂如其好問
仲尼則魯作東周矣釋者便謂使魯能好問仲
尼則魯亦可使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爾
此特愛揚子而爲之說曾不知夫子之所謂乎
與揚子之所謂矣二字大相遼絕學者宜辨之
患得患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按家語其
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比論語多
一不字辭意甚明

在人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存人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在人
二字爲一句謂文王武王之道未墜猶在於人
言人皆有之也故賢者則能識文武之道之大
者雖不賢亦能識文武之道之小者所以無不
有文武之道也非在人而何

仕優學優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優而不劣則仕盡善矣仕盡善則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學優而不劣則學盡善矣學盡善則是亦爲政奚其爲政也

君子不施其親

按開元五經文字君子不弛其親弛音始易也棄忘也舊音昌移切非予謂卽孔子云親者毋失其爲親是也

舉逸民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何晏謂逸民者節行超逸也林少穎亦謂逸爲俊逸之逸如俊民之義非隱逸也其義可取

孟子篇目

前漢藝文志曰儒家有孟子十一篇以今攷之篇目少於前何也曰合今之七篇與外書四篇卽十一篇矣昔嘗聞前輩有曰親見館閣中有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則

示身終 卷之六
時人以性善辯又爲一句說孝經爲正爲一句
甚乖旨趣古文辯正政通用

見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與孟子見梁襄王皆下見上之
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孫宣
公與說前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按
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不能用去齊適梁
是以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
王及攷司馬溫公年譜孟子見惠王時乃當梁

惠王之三十四年齊威王之四十三年是時宣
王尚未卽位故七篇之書以孟子見梁惠王冠
其首以齊宣王之間繼其後則先後有序可見
矣故列傳爲難信而年譜有所據云耳

智足以知聖人汗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
好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汗七字爲句汗小也三
子之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
空譽之

四端

惻然而傷隱然而痛也羞耻已之惡惡憎人之惡也辭卻以舍已讓推以與人也是曰是非曰非也端始也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卽爲仁義禮智之始也

龍斷

龍音壘斷如字龍斷者岡壘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碍可左右望而見其高族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故曰必求龍斷而登之以

左右望而罔市利

草尚之風必偃

尚謂加也加之風則草必偃伏尚與論語上字亦通

行辟人可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杠梁皆橋也通徒行者曰徒杠通車輿者曰輿梁辟法也言君子平其政則行所謂徒杠成輿梁

成之法於人可矣安能盡以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哉

詩亾然後春秋作

孟子曰詩亾然後春秋作文申子曰小雅廢春秋作一言詩亾一言雅廢何也自平王黍離之

詩降為國風則天下無復有雅而春秋始於平王矣按平王之孫桓王

鬼爰刺桓王失信曾孫莊王丘

有麻刺莊王不明猶有風二詩皆見王國風則是王者之雅亾而春秋作王通之言良以此夫

戎狄是膺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滕文

公此僖公之詩也孟子以為周公方且膺之人

皆疑焉按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

畏楚甚矣僖二十六年書公會齊侯于淮則僖公之

服齊久矣僖十六年寧有膺之之勢及即明堂位禮記

質之周公踐祚朝諸侯而九夷八蠻六戎五狄

之國隨方各至則知孟子所謂膺之良以此夫

然詩人獨以頌僖公何邪曰史克知僖公之心

在於尊祖之功業乃爲之作頌一以推尊周公併以美僖公蓋詩人之意也說者直以爲僖公時事不當其義此孟子所以兩言周公膺之也則枉尋直尺而利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當以枉尋直尺而利爲句以明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所利亦可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小德役大德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有道之世人以德勝故德賢之小者爲德賢之大者役無道之世人以力勝皆不修德故小而弱者役於大而強此天理之必然者也

故者以利爲本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此孟子以水喻性乃指其迹以示人也故者卽故道也有迹可見者也利猶順也謂自然之勢也

示兒編 卷之六
勢有二自然與使然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自然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此使然也今之所謂故如禹之行水亦因其故道而導之未嘗有一毫之拂逆所以無橫流之害也

少艾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遍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爲幼而美始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爲少女孟子知言之要豈不經如此之甚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鬱陶

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謂象思之甚而氣不伸

示兒編 卷之六
猶陶瓦處烟氣鬱而不散也故來見而有忸怩之慙色

舜爲法於天下

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故事頑嚚之親而盡子道封傲狠之弟而盡兄道刑于二女而盡夫道歷試諸艱而盡臣道凡人倫之至者舜無一之不善也宜乎可爲天下後世之法也

不屑之教誨

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其亦教誨之而巳矣多術言非一端也屑輕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卽孔子不輕之教誨也謂輕易以教之其學則不固使其人若能因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聖人然後踐形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外也天性內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則外卽內也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則發見於形色之間皆

天性也此之謂能踐人之形一爲情慾所汨以亂其天性則雖有人之形而不能踐其形矣故惟聖人然後可

過化存神

君子在上之君子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謂所過於人者化所存於已者神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可謂其益無方矣

性之反之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安而行之者性也勉強而復者反之也堯舜存其天性湯武還其天性及其成功一也

奮乎百世之上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爲斷句百世之下連下句聞者莫不興起也讀之

孝經景行

序有曰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按景行二字他無所見實本於車牽景行行止之語此若依

舊音去聲讀則景行先哲一句亦難強通今質
之東萊讀詩紀於景行下注云釋文下孟反當
不音又引晦庵朱氏曰景行大道也則行字平
讀無疑蓋詩人以高山對大道而言皆取喻之
辭若德行則不類然晦庵於詩則以景訓太行
訓道乃謂大路之可行此序則當以景訓明行
訓踐而謂明踐先聖之訓則辭意曉然或者不
審景行之音訓往往泥此一句便隨聲是非倡
爲景慕之說博攷經傳景之爲言大也明也景
慕二字往往因孝經叙而言之近世尺牘中間
有用之者殊未聞有以景一字訓慕也或有以
景顏景蘇命名已無謂矣甚者有景賢之稱則
是自名曰大賢可乎嗚呼音訓之不講其弊至
此

斷章取義

聖人之於六經造理高遠去取隨意無溺於本
文無泥於一句故孟子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之說如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本非愛敬

事孔子則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孔子則取以證諸侯之孝或以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證三才或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證孝經夫如是然後見夫子於孝經之書斷章取義無所不可而孝經之道通矣若乃自天子至于卿士每章或引書或引詩獨於庶人章無之此又見聖人之於貴賤有別焉

哭不偯

偯舊音哀觀禮記間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釋文於起反聲餘從容也許氏說文作憊云痛聲廣韻玉篇集韻皆音於豈反舊音不攷諸家而誤爲之音

履齋示兒編卷之六終

神皇正統記

卷之六



